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下冊)

〔清〕吳趸人 著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清〕吳趸人 著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乾兒上食  
得被揚  
出洋



亂着書道  
名被罵

瘦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盛  
一哀  
無情  
商冷  
暖



精啜  
當筵  
詭語



瘦  
錘

# 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

卷五

## 第五十六回 施奇計奸夫變兇手 翻新樣淫婦建牌坊

何理之正和我談得高興，忽然一個茶房走來說道：「何先生，去天字碼頭看殺人不去？賬房李先生已經去了。何理之道：殺人有什麼好看？我不去，但不知殺甚麼人。茶房道：就是殺那個苦打成招的夏作人。何理之道：我不看那茶房便去了。我問道：甚麼苦打成招的？豈不是一個冤枉案子麼？理之道：論情論理，這道依律強姦也不過是個絞罪，我記得好像還是絞監候呢。怎麼就羅織成一個斬罪？豈不是一件怪事？理之道：這是姦婦的本夫做的圈套。說起來又是一篇長話。這夏作人是新安縣人氏，捐有一個都司職銜，平日包攬詞訟，無惡不作，橫行鄉里，欺壓良懦，那不必說了。更歡喜漁獵女色，因此他鄉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恨他如切骨的。我們廣東地方各鄉都設一個公局，公舉幾個紳士在局裏，過了鄉人有甚麼爭執等事，都由公局紳士議斷。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紳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誰還敢惹他？他看上了本鄉一個婆娘，這婆娘的丈夫姓李，單名一個壯字，是在新架坡經商的。每年二三月回來一次，歷年都是如此的。夏作人設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後，只有李壯回家那幾天是避開的。李壯一走，他就來了。猶如他的家一般，左右鄰里無有一個不知道的。就是李壯回來，也畧有所聞，不過拿不着憑據。有一回，李壯有個本家也到新架坡去，見了李壯說起這件事，說的千真萬真，並且說夏作人竟是在他家裏。李壯聽了，忿火中燒，便想了一個計策，買了一對快刀，兩把是一式無異的，便附了船回家。這李壯本來是一個竊賊出身，飛簷走壁的工夫也是狠熟的。從前因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繞逃走到新架坡改業經商，居然多了幾個錢，後來事情攔冷了，方纔回家鄉來娶親的。他此番回到家鄉，先不到家在外面

通日中國  
立憲立憲  
之外偏於  
京外此人  
乃他日議  
也

穿窬之策  
無非為竊  
物而來此  
却送來一  
物奇極且  
看他是如  
何作用  
足見從前  
總是先給  
信後回來  
使復作人  
得以預先  
避去也補  
筆無遺  
偏能談笑  
而道之從  
容之極  
只有三分  
可怕則其  
人可想  
說足照應  
又說感激  
妙妙

二二三 卷之三 王月二 頁一

捱到天黑方纔掩了回去。又不進門。先從身上屋。在天窗上望下一看。果然看見夏作人在那裡。和那婆娘對面說話。猶如夫妻一般。他此時若跳了下去。一刀一個。只怕也殺了他。一來怕夏作人力大。殺他不動。二來就是殺了。也要到官報殺。受了訟累。還要把一頂戴過的綠帽子。晾出來。所以他未曾回來。先已預定下計策。此時看得親切。且不下去。跳至牆外。走到夏作人家裡。踰牆而入。掩到他書房裡。把所買的一對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纔出來。一還回家去。打門。裡面問。是那個。李壯答應一聲。那婆娘認得聲音。未免慌了。先把姦夫。安頓藏在床背後。方纔出來開門。李壯不動聲色的道。今天船到得晚了。弄到這個時候。纔到家。晚飯也不曾吃。他婆娘聽了。便去弄飯。一面又問他。為甚麼這一回不先給一個信。便突然回來。李壯道。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來的。字號。打電報。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及給信。婆娘到厨下去了。狠不放心。恐防李壯到房裡去。看見了姦夫。喜得李壯。並不進去。此時七月天氣。他只在院子裡。搖着蒲扇。取涼。一會兒飯好了。婆娘擺開了幾樣家常小菜。端了一壺家藏舊酒。又擺了兩分杯箸。李壯道。怎麼只擺兩分。再添一分來。婆娘道。我們只有兩個人。為甚麼三分。李壯笑道。你何必瞞我。現放着一個夏老爺。在房裡。難道我們兩個好偏了他麼。這一句話。把婆娘嚇得。面如土色。做聲不得。李壯又道。這個怕甚麼。有甚麼要緊。我並不在這個上頭。討論的。快請夏老爺出來。雖然家常便飯。也沒有背容。自吃之理啊。那夏作人。躲在裡面。本來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氣力大。預備打倒了李壯。還可以脫身。此刻聽了他這兩句話。越發膽壯得意。以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懾服人。所以李壯雖然妻子被我姦了。還要這等相待。於是昂然而出。及至見了面。不知不覺的。也帶了三分羞慚。倒是李壯坦然無事。一見了面。便道。夏老爺。連教許久了。舍下一向多承照應。實在感激。夏作人連道。不敢不敢。李壯便讓坐。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來。李壯正色道。你何必如此。我終年出門。在外家裡。没人照應。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頭。也不放心。得夏老爺這種好人。肯照應你。是最好的了。你總要和我不在家時。一樣。婆娘道。不然。

偏說是會  
妝妙妙

竟說是你  
兩口子妙

偏有許多  
關說竟足  
千真萬真  
妙妙承情

近日剪辮  
子者之多  
想亦因其  
無關痛癢  
也一笑  
看他把妝  
皮卸來處  
動去何等靈

就同在一處吃飯也是乏味的。又對夏作人道：「夏老爺，你說是不是呢？難得你老人家賞臉，不然這一鄉裡面夏老爺要看中誰，誰敢道個不字呢？」一席話說得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壯又殷勤勸酒，那婆娘暗想：「這個烏龜自己情愿拿綠帽子往腦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耽驚怕的了。於是也有說有笑起來。夏作人越發樂不可支，連連吃酒。李壯又道：「可笑世上那些謀殺親夫的，我看他們都是自取其禍。若像我這樣，夏老爺你兩口子捨得殺我麼？」婆娘接口道：「天下那裡有你好這樣好人？」李壯笑道：「我也並不是好人，不過想起我們在外頭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們就養不得漢子呢？這麼一想起心就平了。」夏作人點頭道：「李哥，果然是個有趣朋友。」說話間酒已多了。李壯看夏作人已醉，便叫婆娘盛飯，忽忽吃過，婆娘收拾開去。夏作人道：「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初回來，我理當讓你李壯道：「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樣東西呢。」夏作人道：「甚麼東西？」李壯道：「這件事，我便不計較。只是祖宗面上過不去。」人家說家裏出了養漢子的媳婦，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姦夫捉住，剪了他的辮子。在祖宗跟前燒香稟告過，已經捉獲姦夫，那祖宗纔轉悲為喜呢。」夏老爺跟前，我不敢動粗，請夏老爺自己剪下來，借給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道：「這個如何使得？」李壯忽然翻轉了臉，聽的一聲：「在袴帶上拔出一枝六響手槍，指着夏作人道：「你偷了我老婆，我一點不計較，還是酒飯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條無關痛癢的辮子，也不肯，你不要怪我。這枝鎗是認不得人的，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嚇醒了，要待不肯時，此時酒後力乏，恐怕開他不過，況且他洋鎗在手，只要把機簧一扳，就不是好頑的了。」只得連連說道：「給你，給你，只求你剪三寸，等我好另外裝一條假的，不然怎樣？」人呢？李壯重新把洋鎗插向袴帶上，道：「這個自然。」難道好齊根剪下麼？方纔齒，夏老爺莫怪說罷，叫婆娘拿剪子來，走向夏作人身後，提起辮子。夏作人道：「稍為留長一點。」李壯道：「這個自然。」嘴裡便這樣說，手裡早聽的一聲，把那根辮子貼肉齊根的剪了下來。夏作人覺着已經來不及了，只得快快而去。幸喜時在黑夜無人看見，且等明日再設法罷了。李壯等他去後，便打開一個皮包，叫那婆娘

去置仔細

口應酬  
寫來一笑

那知道今  
天回來妙  
一舉一動  
都是作用  
也

這妙的主  
意道說不  
過

道你來看這是甚麼東西。婆婆娘走過去彎腰看時，他聽的一聲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長的雪亮快刀，對准喉嚨儘力一刺。那婆婆娘只喊得一聲，嗷那呀字還不曾喊出來，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壯又在他左手、上左肋上，擱了幾刀。那婆婆娘便一縷淫魂望鬼門關去了。李壯却拿夏作人的辮子，纏在死婆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來的一頭，給他握在手裡，繞斷氣的時候，手足還未全僵。李壯代他握了頭髮，又拿刀擱了他握髮的手兩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等他凍僵了，纔敢安置停當，把自己身上整理潔淨，已是三更多天了。他提了帶回來的皮包，走了出來，把門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間破廟裡，胡亂歇了一夜。到天明起來，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裡。昨夜他回來時，是在黑夜，鄉下人，一到了斷黑時，便家家關門閉戶的了。却又起來極早，纔破天亮，便家家都起來了。趕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來的人，已是絡繹不絕。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見他了。都拱手招呼，說：「李哥回來了，幾時到的？」我們都惦記你呢。新架坡生意可好，你發財啊。李壯道：「今天一早到的，承記掛，多謝我托福，還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壯。今天回來了，到得門前，那左右鄰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夏作人准在裡面，今番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舉手，輕輕叩了兩下門，不見答應，又叩了兩三下，仍然沒人答應。李壯道：「怎麼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門呀的一聲開了，原來是虛掩着的。李壯故裝成詫異的樣子道：「唔，一面走了進去，不一會，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來，道：「不好了，我的女人給人殺死了。眾人聽說，老大吃了一驚，都紛紛進去，看見他手裡握着一條辮子，鮮血滿地，身上傷了七八刀，個個都稱奇道：「怪！一面先驚動了地保，先去報官。李壯一面奔到公局，求眾紳士作主。這天眾紳士都到了，單少了個夏作人。眾紳聽見說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請他。一會回來，說：「夏老爺有點感冒，不能出來。李壯道：「我是今天纔回來的，平空遇了這件事，不得主意，向來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爺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然是感冒，避風說不得請眾位老爺帶着我到他府上，求個主意的了。眾人見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壯到夏家來。」



此等問案  
真是怪現

家人在夏作人背後把他辮子捏了一捏。覺得油膩膩的。因回道。夏老爺的辮子是假的。知縣登時翻  
了臉。喝叫把他帶了衙門裏去。這把兇刀也帶了去。說着先出來上轎去了。回到衙門。把兇刀和屍格一  
對。竟是一絲不走的。不由分說。先交代動公事詳革了他的職銜。便坐堂提審夏作人。供道。這婦人向來  
與職員有姦的。只說得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五十嘴巴。打完了。纔說道。這婦人明明是拒姦  
被殺的。我見他還蕭然起敬。你開口便誣。他這還了得。這五十下。是打你的。誣。這婦人又喝再打五十下。  
打完了。又道。你犯了法。這個職銜。本縣詳革了。你還稱甚麼職員。有甚麼話。你講。夏作人道。小人和這  
已死婦人。委實一向有姦的。官大怒道。你還要誣姦好人。喝再打一百嘴巴。打得夏作人兩顆紅腫。牙血  
直流。又供道。這婦人不是小人殺的。青天大老爺。冤枉官。怒道。你不殺他。你的辮子。怎麼給他死。握着夏  
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欲出來。無奈這個官。不准他說。和婦人犯姦。一說着。便不問情由。先打嘴巴。竟是  
無從敘起。又一時心荒意亂。不得主意。只含糊辯道。這條辮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辮子。在他頭  
上去。驗驗得顏色。粗細。與及斷處。痕跡。一一相符。從此便是。跪鐵鍊。上夾棍。背板。槐。天平。架。沒有一樣不  
曾嘗過。熱不過。痛苦。只得招了個強姦。不遂。一時性起。把婦人殺死。髮辮。被婦人扭住。不能擺脫。割辮。而  
逃。於是詳上去。定了個斬決。上頭。還誇獎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節烈。定了案之後。他寫了節烈。可  
風。四個字。做了匾。送給李壯懸掛。又辦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爺去祭。那婆娘。更兼動了公事。申請大憲。和  
那婆娘。奏請旌表。乞恩。准其建坊。今天。斬決公文。到了。只怕。那請旌的公事。也快。回來了。正是

世事何須問真假 內容強半是糊塗  
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此一回情節離奇。竟可以借此節目。另演一部傳奇也。  
李壯心思之巧。設計之奇。佈置之密。手段之速。武式皆備。吾恐雖有善於偵探者。亦無以得其詳也。即

使鄰里咸知此婦與夏有私而當此之時亦必以為妒毒起釁者矣官場中久已成爲糊塗世界而此事獨不能責此令。蓋設身處地雖使夏得盡其詞亦必以為設詞圖却而已訟事首重證據而彼所佈置之證據皆確鑿不可移者也。

###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鄉人得奇遇 發狂怒老父責頑兒

理之述完了這件事。我從頭仔細一想。這李壯佈置的實在週密狠毒。因問道：他這種的秘密佈置外頭人那裡知道這麼詳細呢？何理之道：天下事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我們帳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壯的胞叔，他們叔姪之間等定過案之後自然說起，所以我們知的格外詳細。說話之間已到了吃飯時候。理之散去。我在廣東部署了幾天，便到香港去辦事。也就擱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環大街，看見一家洋貨店新開張，十分熱鬧。路上行人都嘖嘖稱羨，都說：不料這個古井叫他淘着，我雖然懂得廣東話，却不懂他們那市井的隱語。這淘古井是甚麼聽了十分納悶。後來問了旁人，纔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婦人（如妓女寡婦之類）做老婆，却帶着銀錢來的，叫做淘古井。知道這件事，裡面一定有甚麼新聞。再三打聽，却又被我查着了。原來花縣地方有一個鄉下人，姓憚，名叫阿來，年紀二十多歲，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兩個都是當佃戶的。有一天被他老子罵了兩句，這憚來便賭氣逃了出來。來到香港，當苦力度日。這「苦力」兩個字，本來是一句外國話（Coolie）是扛抬搬運等小工之通稱。廣東人依着外國音，這麼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個名詞，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國話了。憚來當了兩個月苦力之後，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碼頭上去等着。代人搬運行李，好賺幾文工錢。到了碼頭，看見一個鹹水妹（看官先要明白了，鹹水妹這句名詞，是指的甚麼人。香港初開埠的時候，外國人漸漸來的多了，要尋做妓女，也沒有爲甚麼呢。因為他們生的相貌和我們兩樣，那時大家都未曾看慣，看見他那種生得黃金頭髮，淡藍眼珠子，沒有一個不害怕的。那些婦女誰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搖舢舨的女

粵人譯音  
作信度苦  
力以正音  
譯者且取  
字義亦通  
也

只有鄉下  
人猶有存  
心忠厚者  
若求之於  
城市專乎  
其難矣

仔字讀如  
魚

子他們渡外國人上下輪船先看慣了言語也慢慢的通了外國人和他們兜搭起來他們自後就以此為業了香港是一個海島海水是鹹的他們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鹹水妹以後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稱這個妹字是廣東俗話。女子未成出嫁之稱。又可作婢女解。現在有許多人凡是廣東妓女都叫他做鹹水妹。那就差得遠了。這鹹水妹從公司輪下來。跨上舢舨。搖到岸邊。恰好碰見憚來。便把兩個大皮包交給他。問他這裏那一家客棧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憚來答應了。把一個大的扛在肩膀上。一個稍為小點的提在手裡。領着那鹹水妹。走到了一處十字路口。路上車馬交馳。一輪馬車在憚來身後飛馳。而來幾乎馬頭碰到身上。憚來急忙一閃。那邊又來了一輛連忙閃到路旁。回頭一看。不見了那鹹水妹。呆呆的站着。等了一會。還不見到他心中暗想。這裡面不知是甚麼東西。他是從外國回來的。除了這兩個皮包。別無行李。倘然失了。便是一無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誤出來。這便怎麼處呢。想了半天。還不見來。他便把兩個皮包。送到大館裡去。旅香港粵人稱巡捕房為大館。一遞走到寫字間。要報明存放。等失主來領。誰知那鹹水妹。已經先在那裏報失了。形色十分張皇。一見了憚來。便登時歡喜的說不出來。一疊連聲說。你直是好人。巡捕頭問憚來。來做甚麼。那鹹水妹表明他。不見了物主。送來存放待領的話。巡捕頭道。那麼你就仍舊叫他給你拿了去罷。於是兩個出了大館。尋到了客棧。揀定了房間。鹹水妹問道。你這送一送要多少工錢。有定例的麼。憚來道。沒有甚麼定例。馬頭上送到這裡。約莫是兩毫子左右。粵人呼小銀元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館。隨你多給我幾文罷。鹹水妹給他三個毫子。他拿了說一聲承惠。承惠二字是廣東話。義自明。便要走。鹹水妹笑道。你回來這兩個皮包。是我性命交關的東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還送到大館待領。我豈有僅給你三個毫子之理。你也太老實了。說罷。在一個小皮夾裡。取出五個金元來。給他。憚來歡喜的了不得。暗想。我自從到香港以來。只聽見人說金仔。粵人呼金元為金仔。却還沒有見過。總想積起錢來。買他一個。



起來憚來便問去看房子不去又把買衣服贖下的錢繳還。鹹水妹笑道：你帶在身邊用罷，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們就去看罷。於是一同出來去看定了一處是三層樓上一間樓面，講定了租錢，便交代憚來去叫一個木匠來指定地方，叫他隔作兩間，前間大些，後間小些，都要裝上洋鎖，價錢大點都不要緊。明天一天之內定要完工的。木匠聽說價錢大，也不要緊，能多賺兩文，自然沒有不肯的了。講定之後，二人仍回到客棧裏。憚來看見沒事，便要回去。鹹水妹道：你去把鋪蓋拿了來，叫棧裏開一個房住一夜罷。從此你就跟着我幫忙，我每月給還你工錢，不比做苦力輕鬆些麼？憚來暗想：我是甚麼運氣，碰了這麼個好人。因說道：我本來沒有鋪蓋，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鹹水妹道：那麼你就不要去了一會。茶房開了飯來，鹹水妹叫多開一客，一會添了來。鹹水妹叫憚來同吃。憚來道：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鹹水妹道：這有甚麼要緊？我請你來幫忙，就和請個夥計一般，並不當你是個下人。憚來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覺着坐立不安，吃過了晚飯，已是上火時候。鹹水妹想了一想，便叫憚來領到洋貨舖裏去，揀了一張美國紅氈，便問憚來：這個好不好？憚來莫名其妙，只答應好。鹹水妹便出了十八銀元，買了兩張，又揀了一床龍鬚席，問憚來：好不好？憚來也只答應是好的。鹹水妹也買了一對洋式枕頭，方纔回棧。對憚來道：你叫茶房另外開一個房，你拿這個去用罷。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點去睡。憚來大驚道：這幾件東西，我看看買了二十多銀元，怎麼拿來給我？我沒有這種福氣，只怕用了一夜，還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鹹水妹笑道：我給了你，便是你的福氣，不要緊的。你拿去用罷。憚來推托再三，無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開一房間，把東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髒，把東西都蓋髒了。走上露台，自來水管地方，洗了個澡，方纔回房安睡。這一夜睡的龍鬚席，蓋的金山氈，只喜得個心癢難撓，算是享盡了生平未有之福。酣然一覺，便到天亮。鹹水妹又叫他同去買鐵床桌椅，及一切動用傢私，一切都送到那邊房子裡去。又叫憚來去監督着木匠趕緊做我飯後就要搬來的。憚來答應去了。到了午飯時候，便回棧吃飯。吃過飯，便算清房飯。

做了賊道  
要的失主  
一天

錢叫人來搬東西，怕道：「只要叫一個人來，我帶着便抬去了。只有這鐵箱子重些，鹹水味，道我請你帶忙，不過是買東西等輕便的事。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後不要如此。於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過去。那三四個木匠，還在那裡砰砰的做工，直到下午方纔完竣。兩個人收拾好了，一陳設起來，把輝來安置在後間睡的，還是一張小小鐵床。又到近處包飯人家，說定了包飯。從此輝來便住在鹹水妹處。一連幾個月，居然養尊處優的，養得他又白又胖起來。而他到底是個忠厚人，始終不涉於邪。並好像不知那鹹水妹是女人，是那鹹水妹也十分信他。門上配了兩個鑰匙，一人帶了一個出入無礙的。一天，輝來偶然在外面閒行，遇見了一個從前同做苦力的人，問道：「老輝，你好啊。幾個月沒看見，怎麼這樣光鮮了？」那裡的財輝來，終是個老實人，人家一問，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那人一聽，道：「你和他有那回事麼？」輝來愕然道：「那回事？那人知道他是個猓子，便不和他多說。只道這是從金山發財回來的鐵櫃，裡面不知有多少銀紙（粵言鈔票也）。好歹撈他幾張，逃回鄉下去，還不發財麼？何必還在這裏聽使喚？做他的細崽，慚來聽了，心中一動，默默無言。各自分散，回到屋裡，恰好那鹹水妹不在家，看着桌上小鐘，恰是省河輪船將近開行的時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錯，便到鹹水妹枕頭邊一翻，翻出了鐵櫃鑰匙，開了櫃門。果然橫七豎八的放了好幾捲銀紙。輝來心中暴暴亂跳，取了兩捲，還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沒得用。又怕他回來碰見急急的，忘了關上櫃門，忙忙出來，把房門順手一帶，喜得房門是裂了，彈簧鎖的一碰，便鎖上了。輝來急急走了出來，逕登輪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附了鄉下渡船（猶江南之航船也）。回到花縣，到了家，見了他老子，便喜孜孜的拿出銀紙來，道：「一個人到底是要出門，你看我已經發了財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紀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當下老亨聽了兒子的話，拿起一捲，打開一看，大驚道：「這是銀紙啊。我還是前年纔見過我歡喜他，湊了一元銀，買了一張，藏着永遠捨不得用。你那裡來這許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強盜麼？你可不要在外頭闖了禍累我。」